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Category:	Gen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崇应彪&殷郊
Character:	崇应彪 , 殷郊 , Chong Yingbiao ,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Additional Tags:	暴力 , 血腥场面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11 Words: 4,428 Chapters: 1/?

久久的寒意

by [BlackGreande](#)

Summary

东北警察故事。

崇应彪俯下身子，挤进被寒冷压迫着的车厢。

他插上钥匙启动车辆，等着发动机热起来，不耐烦地跺着脚恨不能立刻就离开这冻得人肺都发紧的林场，却看到同行者还在离车二三十米的地方，沿着被人踩出来的小路，端正又笔直地走着，旁边的雪地则落着崇应彪抄近道踩出来的胡乱脚印，那下面埋着大小小不平整的坑，方才差点没让崇应彪摔一跤。

崇应彪恶狠狠地按了按喇叭，而那个叫殷郊的新面孔只是稍微加快了步伐，火起之下崇应彪瞬间想好了损人的句子，却在看到对方坐上车的苍白脸色后又咽了回去。

“怎么，没见过尸体？”崇应彪句尾带笑，半是讥讽半是好奇地问道。

“倒是见过，但没见过这样的。”殷郊自顾自地绑好安全带，叹了口气，“你呢？第一次吗？”

似乎没想到会被反问，崇应彪先是一顿，咂了咂嘴，“甭说你了，我也没见过这样的。”

至少在他来这座小城的八年间没见过。

春天的暖意刚落在树梢上，还抵不住化雪的寒，是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崇应彪就接到阚队长电话，废弃的林场招待所边上发现了一具女尸。

崇应彪不耐烦地抖擞着身子穿上衣服，那么偏僻的地方，怎么发现的？

几个窝在招待所的盲流半夜喝大了出门瞎晃悠，没曾想找到个这，队长不置可否地叹了口气，又催促道你快点，捎上小殷一块儿去。

得，还要带上这位爷，崇应彪嘟囔道。人可是第一次出外勤，你照顾着点，对崇应彪的抱怨置若罔闻，队长敷衍地叮嘱了一句便挂断了电话。崇应彪只得没好气地翻开通讯

簿，拨通了殷郊的号码。

两人到达林场招待所时，维护现场的警员和法医已经到了，正绕着树干拉警戒线，崇应彪冲几位警员点了点头，顺着小路往后方林子走去，远远地就瞅见白条条的东西躺在雪地里，白雪反射着初升的阳光，冰冷刺骨，四周红花楸树招摇的血色衬得现场好似拙劣的舞台，裴法医端着相机弓着身，喀嚓喀嚓闪个不停，看到了崇应彪和尾随在他身后的殷郊，便起身同他们打招呼，胳膊撞了一下花楸的枝丫，血红果子颤巍巍地抖下簌簌雪，落在那具已经冻得发紫的尸体上。

女尸大约二十来岁，黑色长发，全身赤裸，四肢平摊着像个大字，她的胸部像是被凿过那样血肉模糊，一边乳房被切了一半下来，像个滑落的盖子垂在一边，左腿不自然地弯曲着，兴许是骨折了。她的全身散落着深色的淤青，五官脆弱又微妙地扭曲着，像是在冲着天空笑，又像是在陶醉地望着苍白的太阳。

崇应彪接过裴法医递来的手套，转身交给身后屏气凝神的新人，见殷郊面色煞白一言不发，便拍了拍他的肩，示意他掏出笔记本，接着蹲了下来，轻轻拨动女尸僵硬的右手，食指和无名指涂着血红色的指甲油，就像头顶上的花楸果实那般艳丽，而另外三根手指的指甲都被拔掉了，露出黑紫色的皮肉。

崇应彪不自觉地啧舌，望向搓着手的裴法医，对方冲他努努头，崇应彪便又躬身靠近女尸的头部，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深及骨头的伤痕，像是被钝器活生生磨穿血肉那样丑陋狰狞，这大抵就是她的死因了。

像是为这勘验告一段落似的，崇应彪拍了拍手，直起身，一旁殷郊已经神色凝重地记了好些东西，密密麻麻的字排布如不祥的乌云，萦绕在三人的沉默之上。

“差不多了吗？”崇应彪问道。

“尸体这边差不多了，还差周围环境的取证。”裴法医绕到尸体头部凑近拍了几张。

“那是不是可以给她盖上。”一旁的殷郊发问。

“盖什么？”崇应彪一边脱下手套一边回道。

给她，殷郊边看向女尸边又重复了一次，盖上。

崇应彪愣了一秒，不置可否地看向裴法医，裴法医抿了抿嘴角，然后冲殷郊点点头：“你去跟小吴说，让他拿块塑料布来。”

殷郊转身离开，崇应彪便又绕到尸体左侧的树林里，四处望了望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便和裴法医打了声招呼，来到招待所旁问起目击者的事。警员带着他进到招待所内，去年才废弃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先规整沉闷的模样，三两盲流蜷缩在大厅角落，一旁蹲着警员小苏，还在问着些什么。

“彪哥。”看见崇应彪来了，苏全孝老实地蹲着往一旁挪了挪，于是崇应彪便也半跪了下来。

“谁先发现的？”

坐在最右边的男子举了手，他拢着一件已经有些发黑的军大衣，酒红的鼻子自蓬乱的长发下伸出，眼神游移地迟迟不敢落在崇应彪身上。

“他叫老李，是林场原先的工人。”小苏探过头来给崇应彪解释道，“前几年因为精神问题离职了，兜兜转转又回到林场工棚来住和讨口饭吃，再然后林场关闭了，他就搁这儿住下了。”

“怎么就搁这儿住下了？这不是侵占国有财产吗！”崇应彪故意抬高了音量，说得面前三人一抖，他当然不在意财产不财产，只是就他的经验，想要问出点什么，靠苏全孝这样的好声好气是没用的。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这不是天冷，在外面呆着会死人的，我们也是兜了转了，这林场嘛，别的没有，就是能用的柴火多，总能续上。”中间穿着棕色袄子的消瘦男子冲崇应彪边颌首边解释道。

“怕死还半夜出去溜达？不是出去丢什么东西吧，我看这招待所前后也没别的住家，棚户区也废了，拐个人回来呼天抢地都没人听得到吧。”崇应彪故作夸张地环视了一圈，暗示道。

“那哪敢啊！别看我们这样，那种事哪怕吃了黑瞎子的胆也做不了啊！”左侧微胖的男

子连连摆手，一瓶牛二从他的大衣下轱辘出来。

“警察同志，这不是昨晚喝糊涂了，老李啊他本来又有些精神毛病，说着要去开山，拜山神，拎着酒就要往林子里去，我两放心不下，跟着追出去，结果就撞见……唉！山神爷保佑啊！”

中间的男子弓着身合掌默念了几句，一旁的老李显然还没能从昨晚的冲击中回过神来，一直低着头咬手指，看也不看崇应彪，显然从他那里是问不出什么有用信息了。

“在这呆多久了？”崇应彪转向着棕色袄子的男人。

“小三月了。”

“昨晚上听见什么奇怪动静没？”

“前几天我们用网兜抓了只狐狸，昨天才将将拿去换了钱，买了些口粮回来，昨晚兴致正高着，没注意什么动静不动静的……”

“最近有看见陌生人来往这里吗？”

“那倒也……诶，这么说确实有一天……大概就是前天吧？我们出去抓狐狸的时候，看到过一辆车，白色的，好像是面包车？”

“车牌记着了吗？”

“隔老远呢，哪看得清呀，我们正往林子里去，听见后面有响动，回头正好看见，就停在招待所旁边，几个小时以后再下山，可就不在了。”

“对对，当时老李还说呢，怕不是林业局的人来了，来招待所里拿东西呢。”

“没看见人？”崇应彪不抱期望地站起身，拍了拍膝盖处的灰。

“没看见。”棕色衣服的男子摇了摇头，这时旁边的老李出了声，咧开一嘴黄牙复述道：“没看见。”

崇应彪招呼小苏出了招待所的门，简单交代了几句，便转身朝外走去，料想这几个流浪汉既去不了别的地方，也提供不了更多信息，线索大概也就断在那辆白色面包车上。

路过树林岔路时他往里望了望，殷郊还蹲在盖了防水布的尸体旁和裴法医交谈着什么，于是崇应彪颇大声地喊了殷郊的名字，示意他跟上自己，继而朝停在不远处的桑塔纳走去。

“所以呢，你怎么看？”

崇应彪不顾殷郊的咳嗽声，点了根烟，颠簸的路面抖得烟灰落在坐垫上，也没在意。

“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殷郊把自己一侧的窗户摇下条缝。

“这不废话嘛，要是第一案发现场，不说凶手的腚冻没冻坏了，那血都能给周围染花了。”余光瞥到殷郊又是憋气又是挨冻的剑眉紧蹙，崇应彪故意将拿烟的手又往副驾驶位伸了伸。

“你注意到了？”没有理会前辈的恶作剧，殷郊翻开了自己的笔记本。

“啊，我也必须得看啊，那全身没一处好皮了，本人不尴尬，我也不尴尬。”

“……我没看。”沉默了几秒，殷郊指着笔记本上的一处字迹念道：“怀疑是反复性侵犯的痕迹，且施暴工具多样。”

“哼。”崇应彪短促地回应道，“就像是精神病干的。”

“精神病会理智到抛尸荒野吗？”

“那不然呢，哦，还有个词儿，怎么说来着，精神变态，是这样吧？”

“嗯……很有可能。”殷郊的手指划过对尸体伤势的记录，点了点头，“而且这种残暴的手段，不像是第一次犯案。”

“……什么意思？”崇应彪吸了口烟，看向殷郊。

“就是在这之前凶手还杀过人，是连环杀手。”

“高材生会拽的词儿还挺多，哪看的？网络上？”

“我国有过几起大案，比如甘肃白银市……”

“得了。”崇应彪没好气地打断了殷郊，“那都得是多小概率的事儿，多大的案件，就你我这模样，在这么个破地方能撞见？信这玩意儿还不如信明天出门大衣落鸟屎呢。”

殷郊不可置信地望向崇应彪，单是余光都能感觉到他的双眼带着怒意，他似乎踟蹰了

一会儿，硬生生地吞下了反击的话，只是合上笔记本，沉默地将脸转向另一边。

似乎还没从这冒犯中过瘾似的，崇应彪又接道：“你倒是挺有意思的。”

“什么？”

“对尸体的礼数，比我对活人还到位。”

殷郊又转回头来，眨了眨瞪圆的眼，一时半会儿听不出这话是讽刺还是夸赞，又或是二者兼有，他想说点什么又觉得无论什么话都接不上崇应彪的茬，况且方才的愠怒未消，只得咽下口水，淡淡地带过一句：“是吗。”

所幸的是崇应彪在哼过一声后终于没有继续，二人就这么顶着沉默回到了支队。

和阍队简单汇报了现场的情况后，崇应彪倒了杯水，慢悠悠地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路过殷郊的工位时，发现他不知从哪搞来了几本书，正边看边摘抄着，崇应彪就探头去看，也不管对方发没发现，介不介意。殷郊的字工整得就像印刷体，用苏全孝的话说和他们这个队的文化水平严重不符，因此崇应彪只瞥一眼就看到了《犯罪心理学》几个大字，再往下他也没耐心看，憋着笑回到自己座位上，喝了口水还是感觉浑身不自在，非得凭空蹦出一句：“光靠理论知识可破不了案啊。”

殷郊停下了抄写，却也没回他，那种兼顾死人的礼数还在阻挠他，紧绷的背影生生梗下不快，继续埋进了书本中。而这礼数与其象征的一切，正是崇应彪自打殷郊来队里报道的第一天就看不顺眼的地方。

从来都吊儿郎当的阍队突然领着一个白净的小伙出现在晨会上，介绍说是从省会院校毕业，新来报道的警员，姿态却低得像对上领导，还越过其他警员，直接把殷郊塞到自己旁边，就差让他喊崇应彪师傅了。

叫名字就成，崇应彪不自在地仰头看向一边，一旁的小苏却不识趣地接了句叫彪哥也行。

彪哥，这一声差点没让崇应彪鸡皮疙瘩落一地，而一旁阍队的眉眼都快挤一起了，于是他只能勉强笑笑又拍了拍新人的肩，都说了叫名字就行。

没过几天，殷郊是省会大人物儿子的消息就在队里不胫而走，崇应彪这才明白自己对这小子的不快源自何处——只是到基层锻炼的公子哥，回头还得继承家业，和自己这样被困在偏远一隅的败者完全不同，他是倚靠着厚实家底与父母的溺爱自愿选择到这儿来，而崇应彪没得选。

对于殷郊来说消磨在这贫乏小城时光算是镀金，可对崇应彪而言，他的心智与身体都在这日复一日的困顿中锈蚀与腐化着。

正因如此，他才越来越难控制自己对殷郊的不快，尤其是在体验了更多与自己、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的礼数以后——殷郊的出现就像一根刺，扎醒了崇应彪为了困境自洽而掩藏八年的自尊心。

彼时还没完全迈出冬季，G市的天依旧黑得很早，文书工作占去了下午半天的时间，崇应彪关掉电脑，锁好门，路过档案室看见里面灯还亮着，殷郊大半个人都埋在资料里，听见崇应彪敲门头也不抬，落下句冰冷的明天见，崇应彪也没回应，径直下楼发动汽车，趁热车的档口到马路对面买了馒头和炸串，回来看见整栋楼独留档案室灯光明亮，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不愧是高材生啊。

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崇应彪在楼下小卖部捎了包利群和几盒口香糖，不顾老板勉强的神色硬是让他记在账上。绕过楼道里积攒的白菜，推开家门，拉亮昏黄的白炽灯，崇应彪提着已经有些发冷的烤串，从厨房拿了盘子和一瓶啤酒，在客厅坐下，顺手打开了电视，随便调到一个频道，又摁了静音。

穿着粉色套装的女主持工整地播报着什么，崇应彪对瓶吹了一口，也没吃上烤串，便点燃了香烟，怔怔地望向地面水磨石层层叠叠的细碎花纹。此时白天的一切才重新回到他疲于与外界对抗的脑海中，逐渐整理合拢，他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那具尸体，以及她未能合上的眼睛，白色的太阳倒映在混浊发硬的表膜上，像射向她的子弹。接着崇应彪又想起

殷郊在车里说的那些话，想到在这座城市别的地方可能还有这样一具甚至几具尸体与他们共同为这墨色的天空所倾覆，想到殷郊在档案室翻阅的档案中可能记录着更惨不忍睹的罪行细节。

崇应彪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模糊了女主播的模样，昏沉中他似乎又看到了白天那片树林，在那些殷红的果子后面是深浅交织的林木，它们整齐划一地插在雪地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交织的树枝像是叠放的伤口，并逐渐化作一团暗沉的轮廓，在那浅浅深深之后，隐藏着他们还看不见、寻不着、抓不住的东西，一些比此时的夜空还要漆黑却又暴虐的东西，崇应彪心里浮现殷郊提到的那个词，而从唇舌吐露出的却是他下意识选择的、更模糊也更原始的称呼：

怪物。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